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战国文字与简帛 → 详细文章

劉雲: 說《上博七·吳命》中所謂的“走”字

在2009-1-16 16:51:00 发布:

說《上博七·吳命》中所謂的“走”字

(首發)

劉雲

北京大學中文系

《上博七·吳命》1號簡和9號簡中各有一個所謂的“走”字 、 (下文用A指代此字), 此為整理者所釋, [1]諸家無異詞。我們認為此字其實并不是“走”字, 將此字與楚簡中的“走”字和從“走”之字所從的“走”字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來, 楚簡中的“走”字和從“走”之字作如下之形:



(包山2. 100)、



(上博三·周易54)



(曾侯乙158)



(上博六·用曰10)

很明顯, A與上揭“走”字和從“走”之字所從的“走”字并不相同, A的上部構件的下端比正常“走”字的相似部位多了一個向上開口的弧形。

我們認為A可能是“害”字, 或“遏”字, 或“?”字, 或“鞏”字。

上博簡中的“害”字有作如下之形的(下文用B指代下錄二字):



(上博一·孔子詩論7)、



(上博一·孔子詩論10)

將A與B比較一下，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來它們的上半部分是相同的，只是下半部分有些不同。

如果A是“害”字的話，它們的下半部分就應該是有淵源關係的，下面我們略述由B到A的演變過程。由B到A的演變過程可能有如下三種情況：

第一種：

楚簡中的“害”字和從“害”之字還有寫作如下之形的（下文用C指代下錄“害”字）：



(郭店·老子甲28)、



(上博五·姑成家父4)

將C底部的“口”和上部的“宀”形去掉后，剩下的部分和反寫的“止”字十分相近，這樣形狀的正寫的“止”字可參看下列從“止”之字中“止”字的形體：



(上博二·民之父母8)、



(上博五·競建內之5)

反寫的“止”字往往被同化為正寫的“止”字，試看下列兩個“發”字：



(上博五·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7)、



(上博二·昔者君老4)

第一個“發”字左邊的兩個“止”字是反寫的，而到了第二個“發”字左邊的兩個“止”字就是正寫的了。

既然反寫的“止”字可能被同化為正寫的“止”字，那么C中反寫的“止”字形構件很有可能在其表意性模糊的情況下被同化為正寫的“止”字。而B與C的區別只在于字形頂端一曲筆的有無，所以B中反寫的“止”字形構件也很有可能被同化為正寫的“止”字，這樣的話B就變成了一個從走從口的字，而楚文字中字形底部的“口”往往可有可無，所以B有可能又變為“走”，這樣就和真正的“走”字訛混了，為了避免字形訛混造成的混亂，書寫者於是又在字形中間加了一個向上開口的弧形，這樣A就形成了。

第二種：

將B中的“口”省略掉，下部的兩橫再省掉一橫，這樣就與上揭字同形了，然後像第一種情況所述一樣也再在字的中間加一個向上開口的弧形，再將“止”字略為變形就形成了A。

第三種：

B中的兩撇再加一筆直接變成反寫的“止”字，這一變化過程可與“近”字所從“止”字的演變作個類比：“近”字有作形的，也有作形的。然後反寫的“止”字再同化為正寫的“止”字，然後再省掉下部的“口”，這樣A就形成了。

如果A不是“害”字的話，它可能是個從止害（戰國楚文字中的“害”）省聲的字，可能是甲骨文中的（《甲骨文合集》67正）在戰國楚文字中的流變。甲骨文中的這個字，于省吾先生釋為“途”，[2]趙平安先生改釋為“達”，[3]最近劉桓先生撰文認為此字從止害聲，又將此字改釋為“逮（遏）”，[4]如果劉桓先生所釋不誤的話，A就可以釋為“遏”了。

如果A不是“害”字的話，它還可能是個從止聲或省聲的字，疑即《說文解字·辵部》的“？”字[5]。不過A也有可能就是“羣”字的一個異體。

不過，無論A是“害”、“遏”、“？”，還是“羣”，其與“害”聲音十分相近是可以確定的，這一點可以參看裘錫圭先生在《釋“𧈧”》一文中的論述，[6]有了這樣一個立足點我們再來看看A在簡文中應該怎麼解釋。

我們先來看看1號簡中A的意義，下面參考學者們的意見將其所在的文句轉錄於下：

先=（先人）又（有）言曰：“馬（將）A，或（又）[7]童（動）之，速（蹶？）。”

在討論此A的意義之前，我們先把范常喜先生和沈培先生所列舉的傳世文獻中與簡文相似的“先人”之言轉錄於下：

《漢書·賈鄒枚路傳》：“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又重鎮之，系絕於天下不可復結，隊入深淵難以復出。”

《說苑·正諫》：“馬方駭而重驚之，系方絕而重鎮之，系絕於天不可復結，墜入

深淵難以復出。”

《孔叢子·嘉言》：“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重而填（鎮）之。馬奔車覆，六轡不禁；系絕於高，墜入於深。其危必矣！”[8]

將簡文中的“先人”之言與傳世文獻中的“先人”之言對比一下，我們可以看出，簡文中的“馬𠄎（將）A”對應傳世文獻中的“馬方駭”，A與“駭”應該是同一個詞或意義相近、相關的詞。

我們認為A與“駭”是同一個詞，只不過A是“駭”的通假字。我們上文說了A與“害”聲音十分相近，而“害”和從“害”聲的“割”都可以與“介”相通，如𠄎弔（叔）多父盤的“受害福”，《易·晉》作“受茲介福”，無夷鼎的“用割眉壽”，《詩·七月》作“以介眉壽”，從“介”聲的“疥”與從“亥”聲的“該”、“痍”可通，如《左傳·昭公二十年》：“齊侯疥遂店。”《經典釋文》：“疥，梁元帝音該，依《字則》當作痍，《彥氏家訓·書證》同。”可見，從“害”聲之字與從“亥”聲之字可通，那麼順理成章地A可以通假為“駭”。[9]

下面我們再參考學者們的意見將9號簡中A所在的文句轉錄於下：

𠄎（以）𠄎（賢？）多𠄎（期）。■佳三夫=（大夫）𠄎（其）辱昏（問）之，今日佳（唯）不𠄎（悔？）既𠄎（犯？）矣。自暑日𠄎（以）𠄎（往），必五六日，皆𠄎（敝）邑之𠄎（期）也。吳A𠄎（陳）。■楚人爲不道，不𠄎（其）先君之臣事先王。■𠄎（廢）𠄎（其）𠄎（？）獻，不共𠄎（承）王事。■我先君蓋（闔）[閭]。

整理者釋A為“走”，認為：“‘走’，去，離開。‘吳走陳’，吳軍離開了陳地。”如果此處果真如整理者所言是“吳軍離開了陳地”的意思，那麼A可能應讀為“遁”或“退”，兩詞都可以表示從陳地離開的意思。

附記：本文寫作過程中蒙袁瑩師妹提出寶貴意見，謹識。

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12月。下文所引整理者意見皆出此書，不另注。

[2] 于省吾：《雙劍謄殷契駢枝三編》二十三葉，1944年石印本。

[3] 趙平安：《“達”字兩系說——兼釋甲骨文所謂“途”和齊金文中所謂“造”》，《中國文字》新27期，藝文印書館，2001年。

[4] 劉桓：《釋甲骨文“逯”、“遏”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7輯96—99頁，中華書局，2008年9月。

[5] 許慎：《說文解字》39頁，中華書局，1963年12月。

[6] 裘錫圭：《釋“童”》，《古文字論集》11—16頁，中華書局，1992年8月。

[7] 讀“或”為“又”采用的是單育辰先生的觀點，其說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：《〈上博七·吳命〉校讀》后面的跟貼，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577。我在拙文《說〈上博七·吳命〉中的“先人”之言》中沒有予以引用，是不應有的疏忽，拙文公布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1月7日，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633。

[8] 范常喜先生的說法可參看《〈上博七·吳命〉“殃”字補議》，2009年1月6日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55；沈培先生的說法可參看拙文《說〈上博七·吳命〉中的“先人”之言》后面的評論，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633。

[9] 現在根據我們所改釋的A來看，我在《說〈上博七·吳命〉中的“先人”之言》的小文中，讀“童”為“縱”的觀點應該放棄，因為這個意見是建立在釋A為“走”的基礎上的，原整理者讀“童”為“動”也許是對的。

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1月16日

本文發佈日期為2009年1月16日

點擊下載word版：

📄 0325說《上博七·吳命》中所謂的“走”字

上一篇文章： 趙平安：釋《吳命》7號簡“業”字 下一篇文章： 張崇禮：釋“瘧氣”

[我要评论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

jiaguwen1899 在 2009-1-16 21:29:16 评价道：

葛陵楚簡干支之“亥”可用“還”表示，似乎暗示战国某些楚地“亥”的读音其声母可与喉牙音相通，而韵母可与元部相通。“害”、“鞏”都是喉牙音月部字，与“還”音近。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楚简有可能以从“害”声或“鞏”声之字表示惊骇之“骇”，似乎更为顺畅。



刘云 在 2009-1-16 22:12:18 评价道：

謝jiaguwen1899先生，先生所言，剛才也承劉洪濤兄相告，在此一并致謝！



jiaguwen1899 在 2009-1-16 22:28:55 评价道：

“走陈”不能表示“离开陈”，整理者的意见自不可从。“害”声与“遁”、“退”读音不近，恐亦难相通。而且这样读的话，“陈”上须有一“自”类的介词才行。我怀疑“陈”上之字可以读为“揭”，与“害”声近韵同。《说文》：“揭，去也。”也就是“离开”。《九辩》“车既驾兮揭而归”。“去”表示“离开”义时其下可以直接宾语，“揭”既与“去”同义，大概也是可以这样用的，只是我尚未在古书中寻觅此类用例。大概也是一个方言词，在传世古书中留下的用例有限。



苦行僧 在 2009-1-16 22:46:22 评价道：

漢王褒《四子講德論》：“幸遭盛主平世而久懷寶，是伯牙去鐘期，而舜禹遁帝堯也。”此例似可支持“遁陳”之說。jiaguwen1899先生所言“竭”字比較偏，像這類字我也曾想到過，如“遺”字，《說文》就訓為“去”，且其與“害”聲不遠，但總覺得用這種偏字破讀恐有不妥，所以還是採用了聲稍遠但常用的“遁”、“退”。



东山铎 在 2009-1-17 12:18:40 评价道：

俺也認為整理者說“吳走陳”是“吳軍離開了陳地”的意見不可信。俺的想法與整理者理解的意思恰恰相反，俺認為是吳國人到陳國去。

《左傳·襄公十八年》：“齊侯駕，將走郵棠。”譯文祇能是“（齊侯打了敗仗）駕着車，打算逃到郵棠”。“走”在這裏祇能理解為“到……地方去”；《吳命》篇這裏的“吳走陳”的“走”應該也這樣理解，是指吳國到陳國去（或假道，或敗逃）；同時，吳王與陳國拉關係的話也可以為證，若是吳國離開陳國，何必在言辭中套近乎，顯示出“俺哥倆好”的意思呢？



东山铎 在 2009-1-17 12:51:31 评价道：

又如：

【1】孟簡子相梁并卫，有罪而走齐，管仲迎而问之曰：“吾子相梁并卫之时，门下使者几何人矣？”孟简子曰：“门下使者有三千余人。”管仲曰：“今与几何人来？”对曰：“臣与三人俱。”仲曰：“是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其一人父死无以葬，我为葬之；一人母死无以葬，亦为葬之；一人兄有狱，我为出之。是以得三人来。”管仲上车曰：“嗟兹乎！我穷必矣，吾不能以春风风人；吾不能以夏雨雨人，吾穷必矣。”——《說苑》

【2】得寶玉大弓

盜之竊也將以為賂於他國而求容也。今將走齊，齊以求伯為事倘不義其竊而詰之反為害矣——《春秋直解》

【3】

魯昭公棄國走齊，齊公問焉曰：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？奚道至于此乎？昭公對曰：……【聞之對曰：~~~笑的俺肚子疼~~~🤔】



东山铎 在 2009-1-17 13:00:18 评价道：

忘了：最後那條出《晏子春秋》~~~



海天 在 2009-5-6 7:47:07 评价道：

《吳命》「害」讀為「駭」，補充一條通假例證：《簡大王泊旱》02「（竹/介）儀愈夭」，「（竹/介）」字陳偉先生〈《簡大王泊旱》新研〉讀為「蓋」。又如簡15「（羽/介）」，孟蓬生先生〈上博竹書（四）閒話（續）〉以為「當即“蓋”字之異構」讀為「蓋」。而楚竹書中“害”可讀為“蓋”，參看彭裕商：《讀楚簡隨記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2003年第6期。又《方言三》：「蘇、芥，草也。江淮南楚之間曰蘇，自關而西或曰草，或曰芥。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芥。蘇亦荏也。關之東西或謂之蘇，或謂之荏。周鄭之間謂之公蕒。沅湘之南或謂之（艸/害）。」于省吾《甲骨文字釋林》頁405說：「芥從介聲，（艸/害）從害聲，古字通。」而《左傳·昭公二十年》：「齊侯疥」，《孔疏》：「疥，當為疾」。由以上可以知道《吳命》「害」確實可以讀為「駭」。



东山铎 在 2009-5-6 11:54:17 评价道：

回海天兄：這條例證劉洪濤兄在討論《競公瘡》時曾經引《顏氏家訓》舉過嘍~~~



东山铎 在 2009-5-6 11:55:14 评价道：

（指：「齊侯疥」，《孔疏》：「疥，當為疾」。）



海天 在 2009-5-6 21:15:31 评价道：

報告東山鐸兄，請見張儒《聲素研究》頁47-48



lht 在 2009-5-8 8:32:27 评价道：

📖 东山铎：

Where, Where



东山铎 在 2009-5-8 12:09:44 评价道:

🙄 腦袋一時進水，記錯啦~~~

這裡一起說吧：

段玉裁《周禮漢讀考·序》說：“當為者，定為字之誤、聲之誤而改其字也，為救正之詞。”“字誤聲誤而正之，皆謂之當為。”字之誤，即因二字形體相近而誤；聲之誤，即因二字聲音相同或相近而誤。——介、亥聲韻俱不近，似無由聲誤？所以，《孔疏》：「疥，當為瘡」，當為字誤吧？

是林聖峰先生的說法：

因此，筆者推測，對於景公患疾之記載，本當作“瘡且瘡”（瘡遂瘡）為是，後因“疥”、“瘡”二字在抄寫過程中逐漸發生“形近訛混”的現象，導致《競公瘡》簡文與《晏子春秋》等傳世文獻將景公所患之疾誤寫作“疥且瘡”。

——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811

（上博六《競公瘡》“疥”字劄記）簡帛網2008年03月29日。



破晓 在 2009-7-17 22:38:11 评价道:

引用：我們先來看看1號簡中A的意義，下面參考學者們的意見將其所在的文句轉錄於下：

先=（先人）又（有）言曰：“馬駟（將）A，或（又）[7]童（動）之，速差（蹶？）。”

在討論此A的意義之前，我們先把范常喜先生和沈培先生所列舉的傳世文獻中與簡文相似的“先人”之言轉錄於下：

《漢書·賈鄒枚路傳》：“馬方駟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又重鎮之，系絕於天下不可復結，隊入深淵難以復出。”

《說苑·正諫》：“馬方駟而重驚之，系方絕而重鎮之，系絕於天不可復結，墜入深淵難以復出。”

《孔叢子·嘉言》：“馬方駟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重而填（鎮）之。馬奔車覆，六轡不禁；系絕於高，墜入於深。其危必矣！”[8]

与简文“童（動）”相应之词文献作“驚”。不知道大家解釋了沒有？

看到了。赞成 楊澤生 《上博七·吳命》中的“先人”之言補釋 的说法

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41

 [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](#)

 [1071个读过此条>>](#)

 [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](#)

·[草野友子：關於上博楚簡《武王踐阼》中誤寫的可能性](#)

·[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凡物流形》之整體結構](#)

·[肖曉暉：清華簡《保訓》筆札](#)

·[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東大王泊旱》之災異思想](#)

·[劉雲：說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中的“貴尹”與“人之與者而食人”](#)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www.gwz.fudan.edu.cn 公网镜像：www.guwenzi.com

网站邮箱：fudanguwenzi@sina.com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